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GABRIEL GUERRA 1945  
主 编 / 刘 硕 良

# Nobel Best-seller Works Of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畅销榜文库

## 新娘·主人 十字架

(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挪威] 西格丽德·温塞特 / 著

朱碧恒 / 译

下

WOLE SOYINKA 1986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畅销榜文库

主编 / 刘硕良

# 新娘·主人 十字架

(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挪威] 西格丽德·温塞特 / 著

朱碧恒 / 译

# 目 录

## 下 册

|                |        |
|----------------|--------|
| 第三部 十字架.....   | (853)  |
| 第一章 家庭关系.....  | (855)  |
| 第二章 有罪之人 ..... | (1011) |
| 第三章 十字架 .....  | (1219) |

### ·附 录·

|           |                |
|-----------|----------------|
| 授奖词.....  | 佩尔·哈尔斯特隆(1392) |
| 受奖演说..... | 西格丽德·温塞特(1397) |
| 作家自传..... | 西格丽德·温塞特(1399) |

# 第一章 家庭关系

## (一)

埃伦·尼库劳松和克丽丝丁·拉弗伦斯达德安顿在约伦戈尔德庄园的第二年，克丽丝丁决定在夏天登上山间小屋去避暑。整个冬天，她不断想着这件事情。

在斯克基纳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个风俗习惯：庄园的女主人总要亲自到高山牧场去放牧，因为从前有一座庄园的千金小姐被山妖劫走，自此以后，她的母亲每年夏天都一定要待在山上的畜牧场里。斯克基纳地方的人们在许多方面都有特别的想法和做法，习惯就是这样，大家也就感到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在山谷的其他地方，人们又十分不习惯大庄园里的女主人或庄园主的儿媳等女眷住到山上的畜牧场里。克丽丝丁意识到如果她在夏天去山间小屋住，在教区必然会飞短流长，令人惊讶。

——我的天！也只能让他们去背后议论了。因为不管克丽

丝丁去还是不去，人们还是会这样那样地谈论她和她的亲属。闲话总是免不了的。

——奥邓恩·托尔伯格松在与洛普兹戈兰德的英琪比耶格·尼库劳斯达德结婚的时候，财产里只有一些武器和身上穿的衣服，没有一点财产。他当过哈默尔的主教的马夫。主教大人被北方的新教堂视为圣徒时，正值英琪比耶格没有结婚就先怀上了孕。尼库劳斯·西古尔德松知道女儿的情况后非常悲愤：他向上帝和人们发誓，决不招马夫当女婿。但是，英琪比耶格不久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于是人们嘲笑他说：尼库劳斯准定认为靠他一个人来照料女儿和教养双胞胎，任务太重了。出于无奈，他最后只好答应把女儿嫁给了奥邓恩。

这事发生在克丽丝丁婚后两年，但人们却对此忘不了，总是想到奥邓恩不是本地人。他出身在一个完全破落的贵族家庭。他在锡尔不太露面。他倔强、固执，无论对别人的记恨或感恩，他都牢记心头。他活跃，会经营，在某种程度上还懂得法律事务。奥邓恩·托尔伯格松如今在这一带成了受人尊敬的人，没有人想同他争执或闹翻。

克丽丝丁想起奥邓恩那张晒黑的宽脸，一头乱蓬蓬的长发，棕色的胡子拳曲，想起他蓝色的、锐利的小眼睛。他酷似她见过的许多人，这张脸很像胡萨比庄园的仆人——埃伦的家奴和他船上的水手的脸。

女主人吸了一口气——这样的人靠妻子继承的财产生活，并抬高自己的地位，那是十分容易的事。他从来没有管理过庄园，也没有当过主人……

一冬一春，克丽丝丁跟女仆带班菲丽达·斯蒂尔卡达德有过许多次谈话，菲丽达跟着她和埃伦从托恩海搬迁到这儿。她

不断对这个女管家提起，在山谷的夏天，她们应该将所有的事情，这样或那样，都完全按山谷这个地方的习惯去做。夏季请来帮助收庄稼的雇工都是当地人，他们是只习惯这里的生活方式的。克丽丝丁还告诉她要注意雇工们秋天下农田时是如何耕作的——菲丽达必须牢牢记住克丽丝丁去年是如何指挥他们的。因为克丽丝丁决意要使这儿，庄园里的一切事情都像自己母亲拉根菲丽·伊瓦尔斯达德在世当家时一样兴旺和得心应手……

可是，坦白地说，克丽丝丁自己并不想到山上的畜牧场去住一个夏天——这对她说来，实在很难办到。因为，克丽丝丁作为女主人，住在约伦戈尔德庄园已经有两个冬天和一个夏天了。她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年她到山上的畜牧场去住的话，那就等于去那里过弃世的生活。

——克丽丝丁明白感到，埃伦的命运很不济。从他坐在他乳母的膝上开始，他就只知道他生下来就能命令和统治他周围的所有的人，而且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着他的意志来转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也就不会被别人控制和指使了，至少他本人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受人指使这一点。

要想从他的外表就一眼把他的心事看穿，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住在这里一定感到非常不自在。就说她自己——住在她父亲地处谷底的庄园里，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茂密的赤杨树林，群山脚下肥沃的农田，农场周围的房屋和建筑，庄园一个挨着一个；上面是直耸云霄的山峰，险阻的灰色断崖，下面是陡峭的浅颜色的碎卵石山谷，由山谷底部一直延伸到陡坡的松树林和簇叶树林。不，这一切对她说来，如今仿佛已不再是世间最美丽、最安全的家园了。这里竟是如此的闭塞。毫无疑

问，在埃伦看来，这儿一定更加难看，更加狭隘、约束，更加不亲切。

但是，谁也不能从他的外表猜出他内心的感想，他让别人觉得他是那样的心满意足……

人们把牛群放出去吃草的季节终于来临了。一天晚上，约伦戈尔德庄园的主人和仆人一边吃着晚餐，一边聊着天。当克丽丝丁说着话时，埃伦在鱼盘子里挑选着精美的鱼肉——他始终直挺挺地、默不作声地坐在餐桌旁，一脸惊讶的神情。他的手指仍然在鱼盘子里，眼睛惊奇地盯着妻子看。于是克丽丝丁话说得更快了——在山谷这个地方，目前儿童们中间正流行着一种厉害的传染病，最主要的症状是喉头发炎；老七穆南也传染上了，所以孩子的身体非常虚弱；她将带上穆南和老六拉弗伦斯一起上山里的畜牧场去住。

“好啊！”埃伦说。他认为最好她能把伊瓦尔和斯库莱也带上一一起去。

这对双胞胎儿子听父亲这么说，高兴得在椅子上跳了起来。用餐时，他俩谈话越来越活跃，两个人争着同别人说话。他们说，他们要同埃尔林一起去，他们又说，埃尔林带着他们将把羊群放牧到格拉霍山冈——三年以前，锡尔地区的许多牧羊人追捕一个偷羊贼，一直追到野猪出没的荒郊，这个贼住的一所小茅屋里，牧羊人将贼打死了——他是从厄斯特达尔逃出来的一个歹徒。当全家人吃完晚餐站起来，刚刚一离开餐桌，伊瓦尔和斯库莱就把他们俩拥有的全部武器搬到大客厅，劲头十足地动手整理了起来。

吃过晚饭休息了一会儿，克丽丝丁带了西蒙·安德烈斯松的两个女儿和她自己的两个儿子高特和拉弗伦斯往南而行。今

年刚入冬，阿恩吉尔德·西蒙斯达德就来约伦戈尔德庄园做客了。姑娘今年刚满十五岁；庆祝圣诞节期间的某一天，西蒙在福尔莫庄园对家里人说，阿恩吉尔德除了在家里学到的一切外，还应该多学点其他的本事，让她离开家去克丽丝丁姨妈那里，可以多长点见识；她早已从家里的女用人那里学会了她们平日做家务的一切杂事。克丽丝丁听了，答应带这位姑娘随在自己身边，精心培养她。克丽丝丁说，她将尽自己的能力，尽量教导好这个外甥女儿，因为她知道西蒙最疼爱这个女儿，对姑娘的前途考虑得很多。何况，阿恩吉尔德除了在福尔莫庄园的所见所闻之外，实在也应该更扩大一些眼界，多学些其他的治家本领。如今，西蒙妻子的父母亲都已相继离开了人世，西蒙·安德烈斯松已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豪门富户。他把庄园经营得十分兴旺，他非常注意积累财产。在他的福尔莫地区，他称得上是一位活跃、勤劳、熟练的农场主。可是，在庄园里面的一切琐碎家务，他只得顺其自然——由女仆们料理和主宰着所有的大小事务，但当他一发现庄园里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或浪费现象时，他就会马上再多雇上一两个精明能干的女仆来帮助恢复家里的正常秩序；他从来不把这种小事对他年轻的妻子明言，总是假装没有看见，以免使妻子感到自己没有尽到一个主妇应尽的责任而羞愧或自责。他对妻子倍加爱护，似乎并不指望她负起庄园女主人的责任，他好像认为她还没有成年似的——对待兰姆博格，他总是又和蔼又慷慨大方。一年到头，不管适时和不适时，他都要给兰姆博格和孩子们送一大堆礼物。

克丽丝丁自从见到阿恩吉尔德以后就愈来愈喜欢这位姑娘。虽然她长得并不太漂亮，但却挺有头脑颇为聪明，脾气温和，心地善良，手脚伶俐，尤其是很勤劳肯干。当这个年轻女



孩子跟随她在庄园里四处走动，抢着干活时，或晚饭后在机房里，坐在她身旁帮着织布时，克丽丝丁常常会这样想：如果她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是女儿那该多么好啊！女儿总是多陪着母亲，更贴心……

这天傍晚，当克丽丝丁牵着小拉弗伦斯的手，瞧着走在前面的高特和阿恩吉尔德，心里又不免想起了类似这样的念头。西蒙的小女儿乌尔希尔·西蒙斯达德此时正从这里奔跑到那里，在月光下踩着水洼里的脆冰——她把自己打扮成一种野兽，把自己的红色皮斗篷翻过来穿，使白色的兔毛整个露在外面。

顺着山谷往南走，他们的身影在暮色苍茫的、光秃秃的棕色空地上化为浓荫。早春夜晚的空气似乎被月光浸透了。满天繁星闪烁着带有湿气的白光，高空中原有的水青色渐渐转成蓝黑色的夜景。但是，在山谷对面的黑色小山的山峰上绵延着一缕黄光，它的光彩照亮了群山周围的碎石坡和陡峭的山背。在高山顶上或其他地形的最高处，都耸起一个个的雪堆和冰块层，白雪茫茫，冰块闪闪透亮。融化的雪水到处奔流，沿着石堆的隙缝流入山脚底下无数的小溪、涧和小河以及冰砾泥地。山谷上空水声潺潺，下面则传来大河的咆哮与怒吼。树丛、密林和四周的大森林里百鸟欢唱，歌声传遍整个山谷的空白地带。

乌尔希尔突然停住了奔跑，拣起一块石子正要朝远处正在欢唱的小鸟扔去，但是她的姐姐抓住了她的手腕，小妹妹只得安静下来，随着大家走了一会儿，但不久，她又摆脱了姐姐的管束，朝山坡飞快奔跑而去——直至高特将她叫了回来。

他们一直走到通向冷杉木树林的大道上；猛然间从前面树林深处传来石弓的铿锵声。白雪仍然覆盖着高大的冷杉木，树

林里到处都是积雪；空气又清新又冷冽。在不远处的一块小小的空地上，站着埃伦和双胞胎儿子伊瓦尔和斯库莱。

伊瓦尔刚才瞄准一只松鼠射箭，箭杆射进了一棵很高的松树的分枝里，牢牢地戳在那里。现在他要把箭取下来。他正在一块石子接着一块石子地往上猛掷过去。每当他扔中一次树干，这棵又粗又直的大松树就发出咔咔响声。

“等一下；让我来试试，替你将它射下来，”埃伦对儿子说。他将斗篷往后搭在肩上，取过一支箭架在弓上瞄准目标，漫不经心地透过树与树之间微弱的光线，弓弦砰地响了一声，箭杆飞过夜空，飏地一下射进了松树的另一分枝上，与小男孩的那支箭紧紧相邻。埃伦马上又取过一支箭飞快射出——原先埋在树枝上的那两支箭中的一支被这一支箭击中，箭卡嗒卡嗒穿过一根一根分枝落到地上；小男孩的那支箭折断了，箭杆也落到地上，但箭头却仍然牢牢地插在树枝上。

斯库莱跑进雪地，拣起掉在地上的那两支箭。伊瓦尔却还抬起头站在那里，两眼盯着树梢发呆。

“那是我的，爸爸，箭头插得多么牢啊！它已深深地插进了树里——射得很用力，爸爸！”——然后，他又跑过去告诉高特，为什么他那一支箭没有射中松鼠——。

埃伦听后轻轻笑了几声。他又重新披上斗篷，转身对妻子说：

“现在你想回家吗，克丽丝丁？我必须回家了——黎明，我们要出发去追赶雷鸟。内克维和我——”

克丽丝丁连忙回答他说，不，她要带着姑娘们，继续赶路，到福尔莫庄园去——今晚她有些事情要同自己的妹妹谈——。

“那么伊瓦尔和斯库莱可以跟妈妈一起去小阿姨家里，然后再跟妈妈一起回家……能不能让我跟你一起去呢，爸爸？”高特问父亲。

埃伦抱起乌尔希尔·西蒙斯达德，亲热地与小女孩说再见。小姑娘长得结实、漂亮、活泼，嫣红的圆脸，棕色的髻发藏在白兔毛的帽子里。埃伦吻了吻她，才放她下来，转身带了高特朝回家的方向走了。

如今，埃伦除了经常带儿子四处逛逛外，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乌尔希尔拉着姨妈的手走了一小段路程后，她又奔跑开了，夹在伊瓦尔和斯库莱中间乱蹦乱跳。是的，她确实是一个漂亮、活泼的女孩子——只可惜野了些，不好控制。如果她和埃伦也有一个女儿，那该是多么好啊！毫无疑问，埃伦一定会随时随地都带着她，当作一件玩物。

当他们走进福尔莫庄园时，西蒙正独自陪着他的小儿子坐在客厅里。他坐在长餐桌中央的一把高背椅子里，看着小安德烈斯；男孩子跪在一张长条凳上，玩着一些旧木栓，正聚精会神地设法使木栓一个个倒立在平坦宽阔的桌面上。

乌尔希尔一看见这个情况，也忘记了与父亲打招呼，就直接冲到她弟弟身旁的一条长板凳上，抓住他的后颈，推他的小脸去撞餐桌的桌面，并失声叫喊说，木栓是她的；父亲已经亲自把这些木栓送给了她。

西蒙站起来把姐弟俩拉开了，他在起身时不小心撞着了在他肘旁放着一个精巧的陶瓷小碟子，碟子掉到地上打碎了。

阿恩吉尔德慌忙爬到餐桌下面，仔细拣着碎片。西蒙从她手里接过碎片，心事重重地看着说：

“我可以断定，你们的继母知道了一定会很生气的！”这是

一个晶莹的白色小瓷碟，造型十分美，上面又有精美的图案。西蒙说它是安德烈斯·达雷爵士当年亲自从法国带回来的；最早送给了长媳海尔佳，海尔佳后来又把它转送给兰姆博格；因此，两位太太都把它视为珍贵的礼物。正在这个时候，西蒙听见了妻子来到大厅的外室，他急忙把拿着碎瓷片的双手藏到身背后去。

兰姆博格走了进来，热情地欢迎姐姐和外甥们。她为乌尔希尔脱去了斗篷；这时候小姑娘急忙奔跑到父亲跟前，紧紧地抱住父亲不放。

“今天我们都好吗，乌尔希尔？——戴上我们的银色腰带，足足玩耍一整天了吧，我非常相信……”但是西蒙不能抱女儿，因为他的两个手里拿着碎陶瓷片。

乌尔希尔大声地告诉父亲，今天一天她呆在克丽丝丁姨妈的约伦戈尔德庄园里的情况，并告诉父亲，为什么妈妈今天早晨为她打扮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啊，你的妈妈将你打扮得如此勇敢和漂亮——简直可以把你供在教堂北面的圣龕里了。”西蒙高兴地笑着说。兰姆博格最忙的一件工作就是为女儿缝制新衣服；乌尔希尔随时都被打扮得漂漂亮亮，而且还总是勇敢的形象。

“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站着？”兰姆博格奇怪地问丈夫。

西蒙只得把手里的碎陶瓷片出示给妻子看。“我真不知道你对此会说些什么——？”

兰姆博格从他手里接过碎片说：“不需要这样站在那里，看上去像一个傻瓜似的——”

克丽丝丁坐在那里，感到局促不安。的确如此，西蒙双手拿着碎片藏在身后，像犯了错误的小孩似的，站在那里，是很

像一个傻瓜。不过，那只是逗着孩子们玩玩罢了，兰姆博格大可不必这样直说出来。

“我原以为你心爱的碟子碎了，你会生气的。”西蒙喃喃地说。

“是啊，你呀，总是一天到晚担心我会生气——为了一件极小的事情，你也要担忧半天，”兰姆博格无可奈何地嗔怪丈夫——现在克丽丝丁和西蒙已发现她快要掉眼泪了。

“你很清楚，兰姆博格，那只是，好像……”西蒙急忙劝道，“我相信，那决不是一件小事啊……”

“我不知道，”兰姆博格还是那样不高兴地回答他。“你从来就不习惯同我谈论大事情的，西蒙……”

她猛转过身，走回到外面的房间里去。西蒙愣愣地站在那里瞧着妻子走出大厅。当他再次坐下来后，小儿子安德烈斯走过来，费力地想爬上父亲的膝头。西蒙把小儿子抱起来，用下巴亲着儿子的脑袋；但是西蒙似乎一点也没有听见小儿子的啁啾学话声。

片刻后，克丽丝丁才犹豫不决地说：

“兰姆博格如今也不太年轻了，西蒙——你们最大的孩子都已经七岁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西蒙大可不必那样严肃地问她，克丽丝丁这样认为。

“我的意思是……也许我妹妹认为，你总是把她看得太年轻无知，给她的责任太少了……难道你就不能把一些大事托付给她，与你共同管理庄园、农场里的事情吗？”

“我的妻子只要她自己愿意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西蒙很激动地回答，“我确实从来也不拒绝兰姆博格行使女主人的

权利，掌管和料理福尔莫庄园的一切大小事务，如果你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那只能说明你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

“不，不！”克丽丝丁解释着，“但是，有的时候，妹夫，我仿佛感到，你常常会忘记兰姆博格现在已经年纪不小了，比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她已成熟得多了，你必须记住这一点，西蒙……”

“倒是你应该记住，”他放下小儿子，跳了起来说，“兰姆博格和我很合得来——而你和我却不能……”正说着，兰姆博格又走了进来，端来了一壶啤酒招待客人，西蒙快步走到妻子面前，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笑着说：“你有没有听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兰姆博格——你的姐姐刚才在这里说，她认为你对这儿的一切现状不够满意……”

兰姆博格抬头望着；她那深色的大眼睛里有一种莫名奇妙的光彩。

“怎么可能呢？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我跟你一样很幸福，克丽丝丁——如果我们两姐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话，我不知道……”她没有说完也笑了起来。

克丽丝丁面红耳赤地站在那里，心里觉得十分生气；她没有接妹妹手中的啤酒碗。她说：“不，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去了——”说完，她环顾自己的周围，寻找她的三个儿子。

“不，不，克丽丝丁。”西蒙从妻子手中接过啤酒碗，慌忙向妻子的姐姐敬酒，陪礼，“请千万别生气。我们之间过分计较每一句话的轻重，实在不太好，我们是至亲——快请再坐一会儿，让你们的双脚多多休息一会儿；请息怒，忘了刚才的不愉快，是我说话不够注意，我应该换一种方式回答你的问话才

对……”

“我有点疲倦了，”他说，伸伸胳膊，打着呵欠。他问妻子的姐姐关于约伦戈尔德庄园的春耕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在这里，福尔莫庄园，他们已经把庄园道路以北的田地都翻耕了一遍。

克丽丝丁找准了恰当的时机向妹夫和妹妹告辞回家。不，西蒙不需要送她，当她看见妹夫拿起带帽子的斗篷，和一把斧子时，她这么说。——她有大孩子与她做伴。但是西蒙坚持要送她。——他又请求兰姆博格也陪他们一起去送，至少一起送到庄园的农田外。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个时候，她是不太愿意出门的，可是今天晚上例外，她一直跟他们一起送到离自家农田不远的大路上。

外面黑漆漆的，天上布满了闪烁的繁星。透过冰冻的夜空，从刚刚施过粪肥的农田里飘来温暖的春耕气息。在黑夜中，他们走着，到处能听到流水的声音。

西蒙和克丽丝丁朝北缓缓而行，三个男孩子在他们前面欢乐地奔跑。她似乎感到，在她身边走着的妹夫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但她没有心思启发他说出口，因为她还生着他的气。确实确实，她早已非常喜欢她这个妹夫了。他可能会说，他认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密切关系——可是他要说的或要岔开的话题都该有一个分寸才对，总不能只用一句“我们是至亲”如何如何来急转话锋呀！他应该明白这一点——。在他们陷入困境时，他曾经坚定不移地支持过他们，所以她始终感激他。为此当他激动的时候或者失礼的时候，会感到更难忍受，——她便不忍心去责备他。她想起了一家人新搬到教区的第一年冬天时的情景：兰姆博格派人来请姐姐去陪她同往，因为西蒙患严重

的喉病躺在床上，他喉咙肿得很厉害，被病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当她来到福尔莫庄园进去探望他的病时，他却不肯让她摸一下患处，甚至不肯让她看他一眼；他当时是那样地固执，难以控制，致使兰姆博格低声下气地哀求姐姐原谅。兰姆博格告诉她，在他们结婚以后，他第一次生病时，她要去侍候他，他也是这副任性的样子。这一回，患喉咙肿病，脖子也肿了，他坚持躲进一间“萨蒙德斯客厅”的旧屋子里，家里人称这间屋子为病房，西蒙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只让一个又丑又脏又怪癖的名字叫贡斯泰恩的老家奴守在他身边。这个贡斯泰恩在西蒙出生之前就在迪夫林庄园干活了。——说真的，等病好以后，西蒙又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来找自己妻子的姐姐陪礼道歉，弥补自己生病时的冒犯。他内疚地说，他最不喜欢任何人看见他躺在床上受这种怪病的折磨；他认为，一个成年人害这种病是很可怜很难堪的事。但是，克丽丝丁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她对他这种怪念头无法理解，因为患喉肿这样的病既不是一种罪孽，也不是一种耻辱，没什么可难堪的。现在他已送她到桥头了，他们一路上谈的尽是天气和农事——他们绝不再议起早在客厅里谈过的事情。西蒙向她道过晚安——然后，他突然问克丽丝丁：

“你知道吗，克丽丝丁，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的儿子高特，使那孩子对我生如此大的气？”

“高特？”她莫名奇妙地反问西蒙。

“是啊，你真的一点也没有觉察？他处处回避着我——如果在他不得已非要与我碰面时，当我同他打招呼，他也紧闭着嘴巴不吭声——”

克丽丝丁摇了摇头；不，她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哦，很可能你开玩笑说了他什么，而他却恨在心头了，这个孩子，他真是……”

从她的语调里，他懂得了她的意思。克丽丝丁笑了起来；接着他也笑着说：“不过我记不起来有什么玩笑开罪了他……”

说完这句话后，他再一次向克丽丝丁道过晚安便离开了。

在约伦戈尔德庄园里，一片宁静。大厅里没有灯光，火炉上压了余灰。老二比耶古夫躺在那里并没有睡着；他说，爸爸，大哥和二弟已经出发好久了。

大床上，老七穆南独自躺在那里，睡得很熟。克丽丝丁上了大床在他身边躺下，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

——如果在埃伦自己并没有想通的情况下，她就去劝说他的话，那就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她认为他不应该带了两个大儿子去森林里漫游，因为农场里有那么多的活计需要他亲自去做和指挥——

说真的，她还从来没有指望埃伦亲自去犁田！这方面，他根本无法胜任。单凭这一点，埃伦就算不上是一个从事农场事务的实干家。况且埃伦如果插手田里活，乌尔夫心里一定会非常不舒服，乌尔夫认为，埃伦如果插手农活，反而会把一切安排弄糟了。克丽丝丁想，她的七个儿子决不能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长大——一味只知道弄枪舞剑、打猎、漫游、骑马娱乐，或者去找一位专门教骑士子弟学习拉丁文、书法、唱歌、玩乐器的教士沉迷于下棋。不管怎么说，她决不能让她的七个儿子光学这些本事，所以，她故意在农场少雇人手，她要他们从小就学会治理庄园，干庄稼活的本事——他们必须精通耕作、畜牧以及节俭治家的本领。如今，埃伦的儿子已不太可能去专门从事骑士生涯了。